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君　事

攝州[illegible]庫下座常[illegible]
神撫山禪昌寺常住

馬鳴菩薩撰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恚我昔曾聞拘睒弥比丘以鬪諍故分為二部緣其鬪諍各競道理經歷多時尒時世尊無上大悲以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鬪諍　鬪諍多破敗　覓勝負不息
次續諍不絶　為世所譏呵　增長不饒益
比丘求勝利　遠離於愛欲　棄捨家妻子
意求依解脫　宜依出家法　莫作不應作
應當以智鉤　迴於憿慢意　不適生鬪諍
怨害之根本　依止出家法　不應起不適
辟如清冷水　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竪眼張其目　蹙眉復聚頷
而起瞋恚想　應當念被服　剃頭作標相
一切皆棄捨　云何復諍覓　如此之標相
宜應斷鬪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佛怒亮彼諸比丘輕蔑於我云何不

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　忍之倍見輕　生忍欲謙下

佛怒亮彼諸比丘輕蔑於我云何不

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　忍之倍見輕　生忍欲讓下
彼慾益隆盛　於惡欲加毀　猶如斧斫石
彼人見加毀　我亦必當報

尒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勤方便斷於瞋恚設隨順瞋極違於理瞋恚多過即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　割斷離親厚　瞋能殺害彼
如法順律者　瞋恚於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机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麁惡語之伴　燒意林猛火
示惡道之導　鬪諍怨害門　惡名稱脉褥
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為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且當觀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劇於暴虐　如惡瘡難觸　毒虵難喜見
瞋恚者如是　瞋者睡亦苦　毀壞善名稱
瞋恚熾盛者　不覺己所作　及與他所作
於分財利時　不入其數中　若於戲笑處
衆人所不容　如是諸利處　由瞋都不入
瞋者叵愛樂　其事極衆多　常懷慚恥恨
雖以百舌說　說猶不可盡　舉略而說之
地獄中受苦　不足具論盡　瞋恚造惡已

悔恨身心熱　是故有智者　應當斷瞋覺

悔恨身心熱是故有智者 應當斷瞋覺
尒時如来為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
瞋忿猶故不息以是因縁諸天善神
皆生瞋恚而說偈言
猶如濁水中 若置摩尼珠 水即為澄清
更無濁穢想 如来之人寳 為於諸比丘
隨順方便說 種種妙好法 斯諸比丘等
心濁猶不淨 寧作不清水 珠力可令清
不作此比丘 聞佛所說法 而其内心意
猶故濁不清 如日照世間 除滅諸黑闇
佛日近於汝 黒闇心過甚
如来世尊荷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
愍心復更為說長壽王縁而此比丘
蹙眉聚頞猶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
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如来
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旬在
婆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
拘睒弥鬪諍比丘尒時有一象王避
諸群象来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目而
住亦生念言我得離群極為清淨佛
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 遠離群衆樂寂靜
彼樂獨 我亦然 遠離鬪諍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尒時諸比丘不
受佛說後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聞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尒時諸比丘不受佛說後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聞者咸生瞋恚唱言叱叱時諸比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當共合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

我等違佛教　三界世尊說　瞋恚惡罪咎
住在我心中　悔恨熾猛火　焚燒於意林
善哉悲愍者　願還為我說　我今發上願
必當求解脫　從今日已往　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欲恚瞋所禁　惱乱不隨順　我今應悲愍
還救其苦難　嬰愚作過惡　智者應忍受
辟如人抱兒　懷中種種穢　不可以糞臭
便捨棄其子

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尒時天龍夜叉阿修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嗚呼有大悲　大仙正道者　彼諸比丘等
放逸之所盲　覺忿心不息　觸惱於世尊
如来大悲心　猶故不背捨　悲哀無瞋嫌
意欲使調順　如似強惡馬　捶策而令調

尒時如来既至僧坊光明照曜諸比

丘等知佛還来尋即出迎頭頂礼敬而白佛言我等鬪諍使多衆生起瞋忿心極為衆人之所輕賤我等今者

一等知佛還来尊則出迎頭頂礼敬

而白佛言我等鬪諍使多衆生起瞋
忿心極為衆人之所輕賤我等今者
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為說法使得
和合于時如来為諸比丘說六和敬
法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
於瞋恚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
觀於食我昔曾聞尊者黒迦留陁夷
為食因緣故佛為制戒佛說種種因
緣讃戒讃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陁事
佛集比丘僧讃一食法乃至欲制一
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
海寂默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
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
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為是飲
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
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
五尒時烏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
渴最苦刧初之時光陰天下時有一
天最初以指先甞地味既甞其味遂
取食之尒時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
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甞地味今
亦復尒但為飲食彼婆多梨不為法
故從坐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

莫制一食法即說偈言

我今不能持　世尊一食戒　若一人不善

故從坐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
莫制一食法即說偈言
我今不能持　世尊一食戒　若一人不善
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
既久而作是言　咄哉不見揣食過患
為揣食故於大衆中而被毀辱即說
偈言
寧共麞食草　如虵呼吸風　不於佛僧前
為於飲食故　違佛作是說
佛告婆多梨聽汝檀越舍食半分食
餘者持来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
不肯當尒之時佛制一食戒第二第
三亦如是請佛佛猶不肯即制戒婆
多梨即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偈言
我違佛所說　云何舌不斷　云何地不陷
故復能載我　羅刹毗舍闍　惡龍及與賊
無敢違語者　為於飲食故　頑嚚違佛語
寧以刀開腹　吞噉於葅韭　土食以滿腹
云何為食故　乃違十力教　我今自悔責
喻如無心者
尒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慙愧自責三
月之中耻不見佛自恣時近晝夜愁
惱而自燒然羸瘦毀悴失於威德時
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即說偈言
今諸比丘等[illegible]

惱而自焼然羸瘦毀悴失於威德時
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即說偈言
令諸比丘等　縫衣而洗染　不久當散去
汝莫後生恨　汝今速向佛　敬礼蓮花足
應向尊重處　盡力求哀請　深勤用功力
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墮淚復說
偈言
世尊有所說　世皆無違者　由我愚癡故
敢違於佛語　我之極輕躁　衆中無慙愧
不見後時笑　為衆所惡賤　不思此過惡
輙作如是說　此事僧應作　及非我所請
由我無定心　卒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即欲請佛求哀
懺悔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懃重心　求哀願得懺　慙愧當何忍
舉目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
惱漏者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
漏汝今何故畏難不去婆多梨復說
偈言
我疑自罪過　如見淨滿月　無瞋容貌勝
三界慈哀顏　我今欲覲見　慈悲為我說
為愚癡所盲　而不受佛語　辟如人欲死
不服隨病藥　違失慈愍教　今受悔恨惱

為愚癡所盲 而不受佛語 譬如人欲死

不服隨病藥 違失慈愍教 今受悔恨惱
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可共我等詣
世尊所勸共見佛向佛說過時諸比
丘復問之言汝今決定懺悔耶時婆
多梨即說偈言
若我今礼佛 寧使身散壞 佛不使我起
我亦終不起 若佛與我語 身心皆滿足
尒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時
佛世尊在大衆中時婆多梨在於佛
前舉身投地而說偈言
聽我懺悔過 人之調御師 體性悲愍者
我如強戾馬 越度調順道 假設不得食
眼陷頬骨現 枯竭而至死 寧受如此苦
不違於聖教 釋梵尊勝天 敬戴奉所說
我之愚癡故 不順於佛語
如來善知時非時等及苦責數恚皆
通達佛告婆多梨設有阿羅漢卧於
糞穢汙泥之中我行背上於意云何
彼阿羅漢有苦惱不婆多梨言不也
世尊汝若得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
須陀洹終不違教由汝凡夫愚癡空
無所有喻如芭蕉中無有實廣說如
修多羅時人謂婆多梨得何羅漢聞

佛說已知婆多梨是具縛凡夫諸比
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何羅漢如此

修多羅時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聞

佛說已知婆多梨是具縛凡夫諸比
丘皆生不信閻彼不得阿羅漢如此
貴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云何
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
使漏盡者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
便不得漏盡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
比丘若修舍摩他毗婆舍那必能盡
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知若見
已雖生卑賤得羅漢果如婆多梨不
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
故如來平等說法而無漏黨
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是故應當
勤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修行
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
於世尒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
出行遊觀前後導從歌儛唱伎往到
山所嶮難之處王所乘象遥見牸象
欲心熾盛哮吼狂逸如風吹雲欲往
奔走不避岨嶮時調象師種種鉤斵
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
鉤斵不能禁制如惡弟子不隨順師
象去遂疾王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
必死即說偈言

如見虛空動　迅速逸諸方　皆悉而來聚
若見口論動

必死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丈 事

如見虛空動 迅速捷諸方 皆悉而來聚
普見如輪動 大地皆迴轉 其象走遂疾
辟如山急行 諸山如隨之 巖谷嵋中河
諸樹傷身體 王怖極苦惱 發願求山神
使我得安全 鉤斲傷身體 欲盛不覺苦
象走轉更疾 喻如於暴風 棘刺鉤斲身
并被山石傷 頭鬚皆蓬乱 塵土極坌汙
衣服復散解 瓔珞及環玔 破落悉墮地

尒時大王語調象師言我今者命恐不全復說偈言

汝好勤方便 禁制令使住 我今如在稱
位卽墮死處

尒時象師盡力鉤斲不能禁制數數歎息顏色慙恥淚下盈目俾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

盡力誦象呪 吉仙之所說 鉤斲勢力盡
都不可禁制 如人欲死時 呪術及妙藥
越度必至死 良藥所不救

尒時大王語象師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何計象師白王更無餘方惟當攀樹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即奔走逐於牸象象既去後導從諸人始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一丈 事

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尒時象

走逐於狩象象既去後導從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尒時象師尋逐象跡遙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在大衆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尒時象師即燒鐵丸以着其前尒時彼人語象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説調順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為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之病杖捶鉤斵所不能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即説偈言

欲為心毒箭　不知從何生　因何得增廣
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能治耶象師荅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不治即説偈言

當作諸方便　勤求斷欲法　不知其至趣
懷精勤退還　棄捨五所欲　出家脩苦行
為斷欲結故　應精勤脩道　或有恣五欲
言導足自斷　若干種作行　婬得遠離欲

言導足自斷　若干種作行　婬得遠離欲
如是等處處　堅拔欲根本　欲求難可拔
人天阿修羅　夜叉鳩槃茶　一切有生類
微細心欲羂　繫縛諸衆生　迴轉有林中
無由能自拔
王聞貪不可斷故　甚生怖畏　即說
偈言
無有能斷滅　如此欲怨者　乃無有一人
能滅貪欲耶　人天中乃無　能滅此欲乎
尒時象師而答王言轉從他聞雅佛
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衆生
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
莊嚴有自然智知欲生起滅欲因緣
有無㝵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
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衆前
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
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
斷除衆生貪欲之患以何因緣而說
此事衆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說
是修多羅
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卒為
事我昔曾聞尊者優波毱多林下坐
禪時魔波旬以諸花鬘著其頂上尒
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花鬘在其頂
上即入定觀誰之所為知是魔王波

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花鬘在其頂

上即入定觀誰之所為知是魔王波
旬所作即以神力以三種死屍繫魔
王頸時彼魔王覺屍著頸還見尊者
知是所作尒時尊者即說偈言

花鬘嚴飾具　比丘所捨離　死屍極臭穢
愛欲者猒惡　佛子共捔力　戰諍誰能勝
我今是佛子　捨棄汝花鬘　汝若有力者
除去汝死屍　大海濤波流　無能禁制者
唯有鐵圍山　水觸則迴返

尒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
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弥
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
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說偈言

若我不能解　使餘諸勝天　威德自在者
其亦必能解

尒時尊者復說偈言

帝釋及梵天　無能解是者　設入熾然火
及在大海中　不燋亦不爛　如此屍著汝
不乾不朽壞　所在隨逐汝　無能救解者
摩醯首羅天　及以三天王　毗沙門天王
乃至到梵天　如是諸天等　雖復盡神力
無能為解者

尒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
告之言汝莫生憍慢即說偈言

十力之弟子　以己神通力　由汝經上下文

尒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illegible]房而

告之言汝莫生憍慢即說偈言
十力之弟子　以已神通力　由汝輕拤故
今故毀辱汝　誰當有此力　而為汝解者
猶如大海潮　無能制波浪　辟如以藕糸
用以懸雪山　雖盡我神力　不能為汝脫
我雖有大力　不及彼沙門　如似燈燭明
不如大火聚　火聚雖復明　不如日之光
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
可脫此患梵天說偈以荅魔言
汝速疾向彼　求哀而歸依　神通樂名聞
汝盡敗壞失　如似人跌倒　扶地還得起
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
及者及為諸梵之所推敬魔說偈言
佛之弟子等　梵王所尊敬　况復如来德
云何可格量　我極作惱乱　猶故忍悲愍
而故不為我　作諸衰惱事　能忍護惜我
何可得稱說　我今始知佛　真實大悲者
體性極悲愍　不生怨憎心　身如金山王
光明踰於日　愚癡冥我心　皆作惱乱事
彼精進堅實　未曾有麁語　恒常見悲愍
令我心不悅
尒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

三界無能解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
乃可得脫作是語已向尊者所五體
投地頂礼足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

三界無能解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
乃可得脫作是語已向尊者所五體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二張 事
投地頂礼足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
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乱
於佛猶不苦我即說偈言
婆羅聚落中 婆羅門村邑 瞿曇来乞食
我今空鉢去 即日不得食 然不加毀我
我曽作悪牛 并及毒虵身 五百車濁水
今佛不得飲 皆知是我作 不曽出悪言
我所作既少 汝極毀辱我 人天阿修羅
一切皆輕蔑 毀我壊名稱 以屍苦惱我
尒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者不善悪
物云何聲聞比世尊即說偈言
云何以亭歴 用比於須弥 螢火之微明
以比於日光 一掬之少水 比方於大海
佛有大悲心 聲聞無大悲 如来以大悲
恕汝種種過 我亦隨佛意 欲生汝善根
尒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
聽我說佛徳 福利威光盛 彼之所有分
斷諸愛欲者 忍辱不起嫌 我以愚癡故
日日常觸惱 如母愛一子
憂波毱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
来所數作諸悪欲得洗除生諸善根
無過念佛世尊最上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第十三張 事
如是因縁故 知佛見長遠 未曽於汝所

無過念佛世尊寂上即說偈言

如是因緣故　知佛見長遠　未曾於汝所
生於不愛心　彼第一智尊　欲成汝信心
常發親愛語　智者少生信　便得涅槃樂
今我略為汝　說法愚癡冥　黑闇之過患
汝今生信故　則能洗除盡

尒時魔王身毛皆竪如波曇花種種起觸惱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大地忍不曾見過憤是彼仙中勝若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德礼尊者足作如是言尊者救我與我敬心汝當發心却我頸懸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為我除捨尊者荅言共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向等是言要尊者荅言汝從今日莫惱比丘魔即白言我更不惱觸汝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說偈言

尒時魔王語尊者言我亦作要誓汝若見形莫為卒礼以一切種智慎莫礼我我作佛相慎莫為礼即說偈言

以謙敬念佛　為我作礼者　則為燒滅我
我有何勢力　能受離欲敬　喻如伊蘭牙
為象鼻所押　破壞無所任　我若受敬者
其事亦如是

尊者荅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

其事亦如是

尊者答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
魔復語尊者言待我須臾開即入空
林中而說偈言

我先惑手羅　現金熾盛身　佛身不思議
我作如是形　身現熾光明　踰過於日月
悅樂衆人目　眼如飲甘露

尊者答言汝今為我如先好作魔答
言諸我今當作即為却屍尒時魔王
即入空林現作佛形如作妓家種種
自莊嚴如来之色貌現於大人相能
生寂滅眼踰如新畫像當作開發時
莊嚴於此林看視無猒足圓光一尋
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
難隨後執持佛鉢

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須菩提如
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人侍佛
左右猶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
波毱多所尊者見佛相貌極生歡喜
即從坐起觀佛形相出哉恶無常無
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何而破壞
牟尼身如是為無常所摧滅尒時尊
者作觀心其意欲擾乱我今實見佛
常如蓮華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
不可具廣說即說偈言

面過蓮花敷　目如青蓮葉　身形殊華林

{右}過蓮花敷　目如青蓮葉　身形殊華林
相好過於月　甚深喻如海　安住如須弥
威德過於日　行過師子王　眼瞬如牛王
色殊於真金

尒時尊者倍生喜敬大喜充滿轉增
歡喜即說偈言

嗚呼清淨業　獲是美妙報　業緣之所得
非是現作業　百千億劫中　身口作清行
修施及戒忍　并禪與智慧　決定作正行
以是自莊嚴　衆人眼所愛　清淨無垢穢
現是形相時　怨家皆歡喜　況我於今日
而當不愛敬

如是思憶惟作佛相不念於魔即從
坐起五體投地而為作礼魔時即驚
作如是言大德何故違要尊者言作
何言要魔言先要莫礼今何故礼尊
者從他起即說偈言

眼所愛樂見　擬心礼於佛　我今實不為
恭敬礼汝足

尒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為我作礼云何說
言我不敬汝尊者語魔言我不敬礼汝亦
不違言譬喻如以埿木造作佛像世間人皆
共礼敬尒時不敬於埿木欲敬礼佛故我礼
佛色像不為礼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

礼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

佛色像不為礼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

礼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
此事諸大聲聞等欲使諸檀越並供
養衆僧令不取乏又令比丘亦聞法
奉行以是故應為四衆說法若欲讃佛
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使不覺為作礼
復次若人讃佛得大果報為諸衆人
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讃敬我昔
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為衆說法
於大衆中讃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
生天於人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
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伽王時為大
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
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
輸伽王不遠為衆說法口中香氣達
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
惟彼比丘者為和妙香含於口耶香
氣乃尒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時
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既漱
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
張口漱口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
疑故使汝張口及以漱口香氣踰盛
惟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為
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大地自在者 今當為汝說 此非沉水香

復非花葉莖 [illegible] 香 口含[illegible]

大地自在者 令當為汝說 山非沉水香
復非花葉莖 栴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怖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
已得之王今善聽往昔過去有佛名
曰迦葉我於彼時精勤修集而得此
香時王聞已生希有心而問比丘我
猶不悟惟願解說時彼比丘而白王
言大王至心善聽我於迦葉佛時作
說法比丘在大衆前生歡喜心讚歎
彼佛即說偈言
金色身晃曜 歡喜生讚歎 因此福德力
在在受生處 身身隨此業 常有如此香
勝於憂鉢羅 及以瞻蔔香 香氣既充塞
聞者皆欣悅 如飲甘露味 服之無猒足
尒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竪而作
是言嗚呼讚佛功德乃獲是報比丘
答言大王勿謂是果受報如此復說
偈言
名稱與福德 色力及安樂 已有此功德
人無輕賤者 威光可愛樂 意志深弘廣
能離諸過惡 皆由讚佛故 如斯之福報

賢智乃能說 受身既以盡 獲於甘露迹
尒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

能離諸過惡　皆由讚佛故　如斯之福報
賢智乃能說　受身既以盡　獲於甘露迹

尒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
云何尒時比丘說偈荅言
我於大衆中　讚佛實功德　由是因緣故
名稱滿十方　說佛諸善業　大衆聞歡喜
形貌皆熈怡　由前讚佛故　顏色有威光
說法得盡苦　彼如來所說　與諸修善者
作樂因緣故　得樂之果報　云何名之佛
說言有十力　得有得此法　不為人所輕
死諸說法者　昇於法座上　讚立佛功德
便為諸人說　可樂之正道　以是因緣故
降伏諸外道　以讚佛德故　獲於上妙身
猶如秋滿月　為衆之所愛　讚歎佛實德
窮劫猶難盡　假使舌消斷　終不中休廢
常作如是心　世世受生處　言說悉辯了
說佛自然智　增長衆智慧　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　說一切世間　皆是業緣作
聞已獲諸善　由離諸惡故　生處離諸過
貪瞋我見等　如油注熱鐵　皆悉消滅盡
如此等諸事　何處不適意　我以因緣箭
壞汝諸綱弓　復已言辯父　思惟善說母
尒時大王聞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

是言所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聞說我意解　歎佛功德果　略示言化之

窮劫猶難盡　假使舌消減　終不中休廢
常作如是心　世世受生處　言說悉辯了
說佛自然智　增長衆智慧　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　說一切世間　皆是業緣作
聞已獲諸善　由離諸惡故　生處離諸過
貪瞋我見等　如油注熱鐵　皆悉消涸盡
如此等諸事　何處不適意　我以因緣箭
壞汝諸網弓　復已言辯父　思惟善說母
尒時大王聞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
是言所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聞說我意解　歎佛功德果　略示言化之
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為說法者得大
果報諸有說法應生喜心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